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正史文學彙傳研究(/)

The Study of the Collections of the Biography of
Literature(/)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 - 2411 - H - 032 - 012 -

執行期間：89 年 08 月 01 日至 90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曾守正

計畫參與人員：戴華萱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 相關研究論文四篇、表格一份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89 - 2411 - H - 032 - 012 -

執行期限：89 年 08 月 01 日至 90 年 07 月 31 日

主持人：曾守正

E mail：097131@mail.tku.edu.tw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戴華萱

E mail：nilesdai@yahoo.com.tw

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共分兩年執行，此為第一年成果報告。報告內容分為「摘要」、「緣由與目的」、「結果與討論」、「計畫成果自評」、「參考文獻」五項。「緣由與目的」說明本研究的學術動機與個人動機，以及預定達成學術目的——開發文學思想研究的對象。「結果與討論」——討論南朝正史中的文學思想及其相關問題、唐代史館制度與史官文學思想的關係，並指出本計畫尚可發展出來的學術議題與方法。「計畫成果自評」——針對本年度執行成果做一簡要反省。「參考文獻」——臚列本計畫的相關論文、資料表。

關鍵詞：正史、文學彙傳、文學思想

The research w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years to be executed and this is the achievable report of the first year. It contained five items: abstract, reason and purpose, result and discussion, judgement of the achievement and bibliography. "Reason and purpose" described academic and personal motives and the anticipative academic purpose: to develop some subjects of study on literary thoughts of this project. "Result and discuss" discussed literary thoughts and its relative questions of the authorized historical volumes in the Nan dynasty, furthermore, it also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 of historical hall for exhibition and motives and ways that could be developed of this project. "Judgment

of the achievement" aimed at the achievement during this academic year and made a brief and concise self-examination. "Bibliography" listed relative papers and data of this project.

Abstract： history, the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 the ideology of literature

二、緣由與目的

(一) 緣由

本研究的執行緣由，可分兩點說明：

1. 正史在文學研究上的運用與反省

在中國文學(史)、文學思想(史)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往往仰賴正史（尤其是文學彙傳的資料）做為論證的依據，亦即將史書直視為「歷史證據」而加以運用。事實上，一部史書的完成，乃是史家面對過往歷史事件，運用其才智學養、情感想像等，逐一檢擇耙梳、綜合勾聯，進而成一家之言的過程。就此層域而言，史家亦為研究者的身分。因此，史書在文學研究上的意義，不該只停留在「歷史證據」的身分而已；反而應更積極地成為被研究的對象。如此一來，就史書所做的一切推論與判斷，也較能具備妥當的結論。¹

¹王夢鷗先生在論述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時，並不將史書單純做為援用性的資料而已，同時將其所認知的文學發展現象，與史書進行對話。如其批評李延壽謂庾信「蕩心逾於鄭魏」為不確實之論即是。見《魏晉南北朝文學之發展》，收於氏著：《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年）

舉例言之，宋祁所修的《新唐書》列傳，多採韓、柳古文。如記載韓愈古文者，除韓愈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表、祭鱷魚文外，吳元濟傳亦載平淮西碑，張籍傳載答籍一書，孔戣傳載請勿聽致仕一疏，陳京傳載禘祫議等等；又載錄柳宗元古文者，除柳宗元傳載其與蕭俛書、許孟容書、貞符自做賦外，段秀實傳載段太尉逸事狀，孝友傳載駁復仇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等等。²宋祁之好唐之古文，由此可知。史家的個人喜好，更表現在文學彙傳的史序中，其對於韓愈的記載：「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新唐書 文藝傳》）這與《舊唐書 文苑傳》傳序不對韓愈加以論贊的態度，大不相同。³探其原因，可知宋祁以心中的文學典範，建構一套文學發展史。此即將史家的學養才智貫徹於史書編纂的實例。

此外，趙翼《廿二史劄記》云：「劉大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

善、李賀，皆在列傳，新書（曾案：《新唐書》）給入文苑傳，以其優於詞學也。」又：「何晚唐詩人，溫李並稱。新書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隱，而溫庭筠則附其遠祖大雅傳後？」⁴且司空圖在《舊唐書》中列於文苑傳，《新唐書》則改隸隱逸傳。諸如種種，皆顯史家的主觀判別。職是，單純將史書視為援引照應的史料，而無顧及史家的主觀性，則恐有缺憾。

在文學研究的實務經驗上，研究者最常運用的史書資料，乃是正史一類的文學彙傳，所以，本研究擬由正史的文學彙傳入手，討論其文學思想。正史之名，可見於《隋書 經籍志》，宋時則定為十七史，明刊監本則合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清代增明史、舊唐書、舊五代史，而成二十四史。⁵本文所指之正史，即為此二十四史。至於文學彙傳，乃指史書中彙聚文學之士以成列傳者，其名或為文學傳、或為文苑傳、或為文藝傳。具體地就二十四史而言，則有《後漢書 文苑傳》、《晉書 文苑傳》、《南齊書 文學傳》、《梁書 文學傳》、《陳書 文學傳》、《魏書 文苑傳》、《北齊書 文苑傳》、《南史 文學傳》、《北史 文苑傳》、《隋史 文學傳》、《舊唐書 文苑傳》、《新唐書 文藝傳》、《宋史 文苑傳》、《遼史 文學傳》、《金史 文學傳》、《明史 文苑傳》等。本研究則以上述材料為研究對象。

2.延續並擴展主持人的研究領域

4月），頁176-178。歷史學者牟潤孫則更明白地對史書所建構的文學史圖像，進行反省，見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興趣及其影響，收入氏著：《注史齋叢稿》，（臺北：商務印書館，1990年6月）。王、牟二氏之說，頗能突破一般學術論著的窠臼。

²見楊家駱主編：《廿五史述要》，（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1月），頁180。

³《舊唐書 文苑傳序》對於唐代文臣之記載：「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並無如《新唐書 文藝傳序》對韓愈推崇有加。

⁴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六「新唐書改變各傳條」，（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10月），頁220。唯《新唐書 文藝傳下》未收李善，故李善當為李益之誤。

⁵見清永瑤、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頁2-2。

本研究乃延續主持人的研究領域。其碩士學位論文為《唐初史官文學思想及其形成》（葉慶炳教授指導，並收入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三十八號），文中除論述唐初史官的文學思想外，亦從史官的地域性格、史館制度的禁中現象、繼統意識的承續等角度，說明其思想的特質。在這一研究中，不難發現當代學者對於六朝文學的理解，大多來自於唐初史官的詮釋脈絡；我們若不能後設地反省該思想形成的內蘊，則容易喪失重新理解六朝文學特質的契機。

當然，從中國文學思想史的高度看來，唐初史官的文學思想可以上溯於先秦兩漢南北朝，故又以《先秦兩漢文學言志思想及文化意義——兼論與六朝文化的對照》為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擴大對於正史文學彙傳的研究，從歷史流變的文化意義上，掌握中國文學思想的核心觀念，以便貫通唐初之前的重要文學思想。如今計畫延續近幾年來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回到正史文學彙傳的學術傳統中，徹底考察其文學思想、論述形式、形成背景、文化意義等；另一方面想使個人的研究領域，得以自唐初往下綿續，陶鑄個人新的學術視野。

（二）目的

正史文學彙傳的研究，有兩項重要的目的：

1. 史家文學思想的研究，目前尚為史學與文學研究的邊陲。史家所提出的文學觀點，往往不是專為討論文學而發，所以文學理論的性格似乎相對降低；又囿限於表達的形式（其以某時代人物整體表現為考量，並不以文學成就為首要考量因素，如晉陶潛不以文學成就受到唐初史官的重視，而是以隱逸身分受到關注），所以論點

往往難以深入表現。但是從文學思想研究的方法層次來說，若不對史料做一番後設的理解，便率爾據此建立學說，則較難獲得全面而允當的結論。

在史學的研究領域中，其重心不以文學思想為主要對象，所以也罕為研究者注意。舉例來說，臺灣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的史學重要參考書《中國史研究指南》，歸結出中外史學研究的重心的在「政治演變」「政治制度」「財政經濟」「對外關係」「社會風俗」「人物傳記」等項目，而少有文學思想。如此看來，史家文學思想的研究，當能豐贍中國史學的研究範圍。

總之，正史文學彙傳的研究，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並無太多專門且系統地整理，而是多停留於直接援用史家觀點的程度；在史學研究的領域中，亦罕直接研究此一論題，故本計畫實居於文學與史學研究的邊陲地帶。因此，本計畫若能順利執行，則能填補文學與史學研究的空白地帶。

第二、大體上說來，正史文學彙傳共包括四個部分：傳序、傳論、傳文、贊言。其用於文學思想之討論，可分為下列兩端：一是多屬評價性的語言，乃直書史家之見解者，以傳序、傳論與贊言為代表；一是多屬描述性語言，旨在陳述文人之生平者，以傳文為代表。如此特殊的論述形式，其實具有深刻的意義。

中國的史書（此處專指「正史」而言），從《史記》「太史公曰」以下，史官可以透過傳序或傳論的形式，展現史官對於人類行為、及其文化意義的看法。這種表達方式，雖為以抽象概念來表達，但更多數的傳論與傳序之意見，可從傳文本身獲得理解。亦即從人類公開行為的文化實踐中，史家釐出一個歷史發展的「常」（抽象概念）。這一個「常」的提出，是逐步

透過單一的、特殊的、變動的歷史事件(具體行為)之解讀而完成。所以它在精神上，不同於純粹的文學理論或文學批評之表達方式(縱然它的見解也可以被人以文學理論或文學批評對待之)，因為它著眼人類文化實踐背後的整體意義。例如唐初史官之文學思想所產生的現實感(對於政權合理性的關懷與政權發展的期望性指導)，往往越出純粹文學活動的討論藩籬。所以，後人在建構文學思想史時，若能謹慎地開發評價性和描述性語詞交融而出的理論本質，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則能對中國學術傳統有番更深刻的認識。⁶其次，列傳人物的取捨標準，雖不如傳序、傳論、贊言直接且明確地表達出史家的觀點，不過，透過傳文的描述性語言，及其或取或捨之因素勾抉，當可窺其史家見解之一二，此亦可開拓文學思想研究的新園地。

總之，將正史文學彙傳視為一個集體性的文學研究對象，應能開闢新的文學研究領域。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共分兩年期進行，第一年期以唐朝(含)之前所編纂的十部史書：《後漢書 文苑傳》、《晉書 文苑傳》、《南齊書 文學傳》、《梁書 文學傳》、《陳書 文學傳》、《魏書 文苑傳》、《北齊書 文苑傳》、《南史 文學傳》、《北史 文苑傳》、《隋書 文學傳》為研究對象；第二年期則以唐以後的六部史書：《舊唐書 文苑傳》、《新唐書 文藝傳》、《宋史 文苑傳》、《遼史 文學傳》、

《金史 文學傳》、《明史 文苑傳》為研究對象，分別討論文學彙傳中的文學思想。

然而，在執行本年度研究時，為對文學彙傳所載錄的作家，先行整體掌握，所以製成「正史文學彙傳中作家資料表」(詳見附件，共 194 頁)，分列「姓名」、「籍貫」、「文學資料」與「其他」共四項。整理作家「姓名」，使我們可以理解當時人對於「文學家」的認定、甚至其中所隱含的「文學」觀念；當然，透過這分資料，我們可以輕易地與現代學者所編纂的古典文學史做一比對，進而討論彼此異同，指出個別的史學觀點。整理作家「籍貫」，可以嘗試觀察史家是否偏愛特定地域的(文學)作家，甚至可聯貫諸史資料，建立正史傳統中的地域文學史。整理「文學資料」，一方面可以掌握作家著作的文獻資料，另一方面可以透過傳文所摘錄、引用的作家篇章，考察史家的文學思想。「其他」則將作家的性情、學養、交游等記錄做一摘要，方便理解史家對作家的整體掌握。此外，透過這份資料整理，以方便考察文學彙傳的書寫方式。

上述設定的幾個觀察問題，擬日後逐一撰寫專文，發表於學術討論會及期刊上。唯為顧及研究的方便性，本年度先以十部正史文學彙傳的序、論、贊為討論核心，兼採「正史文學彙傳中作家資料表」的訊息，撰寫相關論文。目前已完成 南朝正史的文學思想 乙文，並接受國科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赴日本福岡西南學院大學，參加「2000 年東亞漢學國際會議」(2000 年 12 月 2、3 日)並宣讀論文，其重要結論為：

1. 南朝正史分別由南朝與唐朝史家修纂，而天下統一前後的史家文學思想，有著明顯的差別。

⁶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學思想及其形成》，《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三十八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3 年 5 月），即分別從史官文學觀點的建構，與其觀點的外緣因素進行闡釋。

2.在文學起源的論題中，史家們都將文學從特定時空中抽離出來，追求起源的普遍原則。但是南朝史家沈約、蕭子顯從文學形成的動力因素——作家情志活動進行思考；而唐朝史家姚察、李延壽則從文學形成的目的因素——裨贊王道、申紓性靈切入。若將兩組史家置入文學思想史的脈絡中，我們可以得知南朝史家繼承漢儒「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的創作思想，顯發創作歷程的動態面向，並將創作主體的性質定位在情志主體上。唐朝史家往漢代思想回歸，不特別凸顯南朝肯定情志主體的思想，轉而著墨文學與政教的關係，故其創作主體又浮現道德特質的面向。

3.在文學流衍發展的論題中，南朝史家以大篇幅承接宋、齊文學與前代文學的血脈，並對當下的文學現象與趨向，做出文學性的說明與指引(諸如文學創作應該善用聲律，或須委自天機等)。唐朝史家僅以寥寥數語說明前代文學的現象，並歸結出上述的文學目的，至於對當下文學現象的陳述，僅偏說君主與文學風氣的關係。(關於南北朝與前代文學發展的歷史圖像，則見於記錄北朝或與北朝政權有關的正史)

4.南朝史家的文學思想，可以歸結為「新變」一觀念。縱然如此，沈、蕭二人尚有不同之處。沈約在論述上，由作者情志的主觀面轉向語言構作的客觀面，提出充分運用聲律為最佳創作法則的看法。蕭子顯的論述，則先呈現文學客觀形式的多樣規律與要求，再由客觀面的議題轉向情志活動的主觀肯定上。換言之，沈約關心的是：如何利用語言構作的普遍原則，完成情志表現；而蕭子顯用心於：如何以個殊的情志主體，在既成的文體規律中，求得佳績。

5.唐朝史家都調整「新變」態度以面

對南朝文學，不過，姚思廉與李延壽也有不同之處。姚氏不對南朝文學提出負面評價，而李氏則認為陳朝文風，已無力承續向時風流了。

6.在獲得上述結論後，我們必須警覺：當我們研究文學史的時候，難免會援用正史做為史料。可是，史料的形成仍須仰賴史家主觀判斷，就本文研究的對象來說，史家就有不同的文學審美判斷與歷史詮釋立場。因此，當我們在重寫中國文學史⁷時，唯有充分理解史料的主觀界限，才能保持相對的客觀性了！

此外，為了解釋唐代史家的文學思想，並縮合今年度研究心得，故改寫拙著碩士論文，完成《唐初史館制度與史家文學思想》乙文，交付《淡江中文學報》第七期審查，並獲得接受刊登，其結論約有下列幾項：

1.唐初修史的工作，可分為兩大體系：修前代史(含晉、梁、陳、北齊、北周、隋諸史)、修當代國史。唐太宗貞觀三年，分別將修前代史機構移於中書省，將修國史機構移於門下省，此乃修史禁中化的現象。

2.雖然修史禁中化的原因，恐非單一因素促成，但絕對與唐太宗的主觀意識有關。唐太宗索觀起居注、國史，最後房玄齡整理史料，完成《實錄》奏進，此證明太宗想要就近了解、甚或控制修纂國史工

⁷ 中國大陸學者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出現許多討論重寫文學史的意見；而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在九一年二月，曾召開關於劉大杰及葉慶炳先生文學史檢討會，引發文學史寫作的討論。海峽兩岸對於文學史的重新反省，實有助於刺激文學史方法論的形成，這應是文學史研究在新史料不斷出土外，最值得關注的事情了。參見王春庭：〈關於「重寫文學史」〉，《中州學刊》，1994年第五期，頁84-89。邱燮友、王文進、尉天聰主講、簡光明、柯志明紀錄：〈兩種通行本中國文學史的檢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一卷，第一期，頁75-95。

作。此外，唐太宗在《晉書》中，加入宣帝、武帝、陸機、王羲之四論，可見其直接涉入修纂前代史活動中。

3.修史機構的禁中化，既然具有某種控制的力量，所以，在史家的文學思想中，也表現出高同質性的現象。至於史家間文學思想的差異，僅出現在對於南朝(尤其梁、陳)文學的評價上。具體來說，出身南方的姚思廉，繼承其父姚察的著作，完成《梁書》、《陳書》。這兩本史書，對於南方文學多表肯定，此類思想保留在史臣的評論(即傳文末之「史臣曰」)中。但從唐修前代史的整體著作看來，姚思廉的評論顯然是非主流論述，而具有監修身分的魏徵，則在姚思廉的評論外，加上自己對南朝文學的嚴厲批判，並稱該期文學為「亡國之音」。魏徵或與其相似的看法，反覆出現在《南史》、《北史》、《隋史》中，成為真正的主流意見。因此，魏徵藉監修官的身分提出史論，這也是唐初修史制度對史家文學思想，產生形塑的具體表現。

目前主持人應輔仁大學中文系及中國古典文學會舉辦之「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邀請，擬撰寫北朝正史的文學思想一文，預計於九十一年三月十六、十七日發表。論文所處理的正史文學彙傳計有：《魏書 文苑傳》、《北齊書 文苑傳》、《隋書 文學傳》、《北史 文苑傳》(為求研究論題的系統性，另將《周書 王褒、庾信傳論》一併列入)，討論北朝人與唐朝人對於北朝史的掌握狀況，並嘗試與今人對於北朝文學史的理解情形，做一討論。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進度大致相符，已完成前十部正史文學彙傳及其相關資料的閱讀、整理，並製成「正史文學彙傳中作家資料表」(詳見附件，共 194 頁。在此

基礎上，仍繼續整理文學彙傳中引錄、提及的作家篇章，以便觀察各時代史家對文學作品的關心狀況)此外，將研究心得撰寫成 南朝正史的文學思想、唐初史館制度與史家文學思想 等兩篇論文，分別於學術會議與期刊發表。目前仍在撰寫 北朝正史的文學思想 一文，以涵蓋唐(含)之前的正史文學彙傳思想。當然，在這些論文中，較少直接處理《後漢書 文苑傳》，此待日後撰寫專文討論。

如上文所述，本計畫的目標在於開拓文學思想研究的新領域，而目前所完成的學術論文，多以文學彙傳的序、論、贊做一詮釋與評價，但尚未大量運用傳文資料，討論其中所蘊含的文學思想，並進一步指出其論述形式的特質，甚而藉此反省當代學者所理解的文學史圖像。這些議題都是朝向研究目標的重要方向，所以本研究尚有努力深化的空間。

本計畫的部分成果，已陸續通過學術審查，並且正式發表。所以，研究成果應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亦適合發表於學術期刊中，以提供學術界之用。

五、參考文獻

- (1) 曾守正：《唐修正史史官地域性與文學思想》，《淡江中文學報》，第六期，2000 年 12 月，頁 45-68。
- (2) 曾守正：《南朝正史中的文學思想》，《春風煦學集——黃慶萱教授七秩華誕受業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1 年 4 月)，頁 315-337。
- (3) 曾守正：《唐修正史文學彙傳的文學史圖像與意識》，《淡江人文社會學季刊》，第七期，2001 年 5 月，頁 1-22。
- (4) 曾守正：《唐初史館制度與史家文學思想》，《淡江中文學報》，第七期，2001 年 6 月。(已接受)